

三眼灶头一眼井,这是老家日常生活最鲜活的地方。

姑苏烟水十万家,家家大抵是这样的格局。寻常如我老家,是个三进的构架,都有天井分隔,第一进和第二进都是起居室,楼下是客厅和厢房,楼上便是数间卧室,第三进是灶屋连带柴房及一个小天井,灶屋余出一具三眼的灶头,小天井凿一眼水井。一家十张口人的饮食都干系着灶头和天井,所以灶头和水井堪称是我们全家的生命之源。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小水井便是全家的水源,十余口人饮于兹涤于兹。自然,不能枕着的河道作补充,不过河水是不能饮用的,淘米汰菜洗衣物可以抵挡一阵,断不可饮——那边河滩还在“沙沙沙”刷马桶,这边却汲而饮之,想想也腻心。所以临河而筑的茶馆老虎灶都打出牌子饮用水是去外河或湖泊榨来的活水,他们都备有撑水小船和雇用专职的撑水佬。撑水佬都有些功夫,能凭一支竹篙左右开弓,把水撑至大半船,归来恰好天明,活水烹茶何其讨巧。及至自来水普及,饮用水皆迎刃而解矣。早先我曾承担过汲取井水的活儿,吊桶吊起的水注入水缸,还得用明矾一打,把杂质捉净,好在水缸就在灶屋,须臾完工;但还得打日常用水到第一个天井的水缸,两只铅桶一提,一路疾行,从第三进天井到第一进天井够累人的呢。

全家饮用全赖一眼水井,水井维护就至关重要,过年时节要封井开井、祭谢“井泉童子”,夏初时节要请人疏浚井泉,挖出的井泥用来涂治疟疾(腮腺炎)据传很是灵光,故而这一眼小水井一直清泉流淌。到了七夕,井水和河水有一次喜相逢——各取半碗混一起,号“阴阳水”,或称“鸳鸯水”,晒到中午,用来“笃巧”,绣花针居然会漂在水面,日光投射,影子像毛笔、算盘各异,以卜孩子的未来。童年我一直弄不明白针不下沉的原理,及至中学学了物理乃知,水被蒸发,比重增大,水面还有一层表面张力,所以针漂浮不沉。至于井水的冬暖夏凉,是非常讨喜的,尤其是夏天,吊一桶井水朝天井一洗,看着滚滚腾起的热浪,是乘凉前的功课,若将西瓜带个秤砣包裹着用麻绳沉到井里,剖食时那一股透心的凉快是儿时最美的记忆。

对比井水的惬意,灶头便更觉可爱。我们家是三房聚居的大人家,一具三眼灶足以承担全部的伙食。祖母说,当初灶灶时就请泥水匠砌的三眼灶,日后三房分别开伙也够用,还支着两只汤罐,源源提供热水,令灶头“滴火不漏”。但祖母健在时是不分家的,至多各房可以开开小灶。回想大家庭合伙时真是热闹,分别由各房的媳妇轮流掌勺,不管由谁掌勺,我们这拨孩子都会钻进灶屋当火头军,专门烧火,谓之“下灶”。

进灶屋做“下灶”甬说有多快乐,在天寒地冻日子尤为惬意,在灶膛后坐着送柴添火,脸被火映得红红的,分明就在烤火取暖,况且还有一连串的福利——先是鼻子的享受,灶上烧饭炒菜的缕缕香味缭绕不去;继而是口腹的享受,首先是自己在灶膛制作小吃——把山芋土豆之类埋进灶膛的热灰里,无多片刻就有香味透出,知道那些食物可以取出剥食了;还有就是稻草上的遗穗,塞进灶膛,掌握火候,但听“哗刺”声响,闻到香气,赶紧取出,灿然一簇雪白的爆米花,放进嘴里比巷子里爆米花佬爆出的好吃许多。然则祖母不许我们用穗子爆米花吃,她要我们摘下喂鸡,说是灶膛火大,穗子多半会烧掉,糟蹋了很罪过,阿弥陀佛啊。我们就跟她敷衍,推说穗子早拔尽喂鸡了,祖母便夸赞我们行善积德有好报,笑吟吟小脚蹒跚离去。

当“下灶”,最盼望母亲“上灶”掌勺的日子。她会在灶前忙碌当时不时输送给我们吃食。灶头前后有个沟通的洞口叫灶门洞,便于“上灶”和“下灶”的沟通,“上灶”会时不时对着洞口发出指令,如“旺火”“文火”“回火”“熄火”……但母亲另有功用,那就是借着尝咸淡的由头,一次次用筷子挟着菜肴送到灶门洞口让我们品尝,我们就争着把嘴凑到洞口接食,多么像老鹰喂雏鸟的情状啊。

春节后,一位阿婆向我诉说一件憋屈的事:她辛辛苦苦准备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其中有儿子结婚前喜欢吃的红烧河鲫鱼。开吃时,她忙不迭介绍,这条酱色浓香的野生鲫鱼的美味,期待儿子一家大快朵颐。谁知儿子只是出于礼貌夹了一筷子,孙子刚想下箸,被媳妇瞪一眼,“刺交关多,依吃不来,吃其他菜”,儿子接茬说,“妈以后别烧刺多的河鲫鱼,阿拉喜欢吃没刺的鱼。”“没刺的还是鱼吗?”阿婆反驳儿子。年夜饭不欢而散。阿婆爱心遭冷,颇感不爽。

看来这舌尖之事,并非个

女人爱美的路千万条,而我只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千篇一律地买衣服。

我的衣柜满满当当,大多是逛街时心情的产物。为了不空手而归,即便没有遇见心中的完美,也退而求次,为某个亮点买单。有时被店主那句“现在谁都不缺衣服,多几件只为翻行头”说动了心。买衣服时的感性冲动,把自我定义的穿衣适合度抛在了脑后。有些衣服,买回来一次也没有动过,有些被宠幸一次,就打入冷宫。正儿八经出门时,总觉得衣柜里缺了一件。

很多年前,我曾在时尚氛围里工作。上下班进写字楼,那些穿衣风格独特,头发各色挑染,涂美黑护肤品的年轻人,基本上是自家同事,进电梯看她们按楼层键得以确认。开年会堪比奥斯卡颁奖走红地毯。我身在美的感染熏陶中,本色不变。有一次,为参加一个大型活动,去百货大楼买衣服,在一款连衣裙前驻足。那

举世瞩目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在横沙岛东侧水域沉睡了160多年后,于2022年11月被“奋力”轮整体怀抱出水,这也是我国水下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水下考古史上的奇迹。

值得称奇的是古船能浮出水面重见天日,是考古专家“踏破铁鞋无觅处”时,得益于横沙岛海湾村渔民的一个神奇传说,然后对应1958年上海“老海图”、声呐扫测及资深潜水员下水探摸等,“柳暗花明又一村”,确证是条晚清“同治”年间的商贸沙船。

综观世界水下考古史,我国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水下考古进入新世纪后异军突起。专家们经过田野调查得知长江口有着大量沉船,但追根究底的话谁也不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来到长江最东端的横沙岛,专事渔业生产的海湾村的居民向他们反映附近水域有沉船存在,曾有老渔民们见到过露出水面的又粗又硬的帆船桅杆,有风浪的话底下还有咿咿啾啾物品撞击的响声,这条信息引起了专家们极大的兴趣。

无独有偶,这使我想起了一件陈年往事。我的祖父年轻时常年在海面上

识势而思,顺势而为,借势而就,持势而成。心通则不言而喻,心止而无言可对。莫因要求过高而用烦恼将自己套牢。污泥淤积厚无白,大浪淘

条裙子的面料,是黑色真丝绒半透明隐现浅蓝灰色,看着动心。裙子款式紧身,裙摆不规则,右侧由一大块面料叠加褶皱延长,穿起走起,飘逸性感。我纠结于款式的“摩登”,被能说会道的店主洗脑,打消了顾虑,收入囊中。活动那天在家穿上,左看看右看看,觉得冒进,内耗的结果,就是脱下它换上了日常装。到了活动现场,我的打扮和场景格格不入,有土掉渣的感觉,后悔莫及。

我由衷地欣赏年轻人,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记得几年前的冬天,年轻人流行穿九分单裤,休闲鞋内搭船袜,脚腕裸露在低温寒风中,看似在炫酷。上了年纪的人,看着瑟瑟发抖,问他们冷不冷?他们答: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冷。后来这种穿搭逐渐消失,想必他们自己觉得

神秘桅杆

陈志超

从事捕捞作业,年少的我曾听他说过在铜沙浅滩看到过航船的桅杆,凭他的经验推测水下有沉船。当年逢有狂风暴雨天气,祖父不出海时居家用网梭修补渔网,我绕膝在他身旁听他讲发生在海上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关于桅杆的事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当时我只是听听而已并没当一回事,如果不是“长江口二号”古船的被发现,这段记忆也许永远湮灭在脑海中。现在看来早年横沙岛上耳闻目睹“神秘桅杆”的不在少数,而在海湾村里几乎是家喻户晓。

眼下横沙岛居民基本上是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家南通(古称通海)海门、启东人的后裔。然海湾村的居民是个例外,他们来自当年管理横沙沙田

此刻,我和朋友们一同在大理洱海南边的云想山上休闲,云贵高原金色的阳光热情地拥抱我们。西北侧的苍山环抱着城市与洱海向我们这边绵延而来,山上植被蒸腾形成的长条状云如同新打的棉花被均匀地悬浮在山顶,又如同一条守护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沙油见清。责无旁贷,咎有自得。多以互重而相重,少因偏重而失重。心地安然,眼花何以缭乱。少与无知者为伍,以免添

“鱼儿”与育儿

伦丰和
把美味入肚,因此,这光景气氛平和,再调皮的孩子,注意力高度集中,先嫌块刺少的部分,在口腔里慢慢蠕动,最后抿出那讨厌的刺。即便,有时被刺卡住了,还要动脑筋除刺,有的还去了医院,但没有人因此因噎废食。

当然,条件好了,吃一些加工好的“无刺鱼块”未必不可,但不待见阿婆

冷了。出门旅行,我常在带衣服上掉链子,原因之一,对目的地穿搭认知偏差,该带的没带,不该带的带了。原因之二,图轻松,用小拉杆箱,把有限的空间用于无限的精简衣物上,然后就没啥可穿。在日

更更新时装、千姿百态的同行小伙伴面前,显得寒碜。她们不解地问我:出行为何不穿得精致点?我竭力自圆其说:出门低调,不会被小偷惦记。

我的闺蜜们,个个既美又会美。几年前一个初夏的周末,我和一闺蜜相约去思南公馆喝下午茶。出门前想:周末约会,穿职业装太刻板,穿休闲运动服太Low,我于是重操“淑女装”,老套的连衣裙外搭针织开衫。闺蜜比我先到。我进店一眼看到了显眼的她,白净的脸,戴着轻巧的黑框

的晚清官办江苏南菁书院所在地的江阴、扬州、靖江地区,以及无锡、苏州等。其先祖在长江里以捕鱼为生,待打听到南菁书院管理的横沙岛四周渔业资源相当丰富后,驾驭着渔舟,顺着长江水流来到了横沙岛南部“汪家湾”地块扎根,渔民们以船为家,以“港湾”为村艰苦创业。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零星散户的渔民们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1958年成立海鹰渔业大队,并分期分批安排他们在陆地上定居。安居乐业后的渔民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海洋资源丰盛的年代创造过辉煌业绩,一年中曾获得过15297担的高产纪录。正是渔民们长年累月在上海上作业,所以对于海域情况相当熟悉。早年“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桅杆一直暴露在水面上,又粗又硬,任凭风吹雨打岿然不动,出海的渔民都见

观云记

王啸辰
苍山的白龙,这样的云在其他地方是很难见到的。无所事事时,我最爱仰望头顶的云朵,看云卷云舒,心也像云一样洋洋洒洒,无牵无挂。

望着眼前这条洁白的云龙,我不禁想起了几时在老家和堂姐一同看到过的那团云。那时老宅的房屋还没有修葺,邻居还没有在西侧的空地上盖小楼房,落日会将河边矮树的影子拉长再投到地上,也会将阳光通过小河反射到房屋上,我们便在这光影之

七夕会

的红烧河鲫鱼,着实让老人心寒。诚然,吃没有刺的鱼方便,但是,为什么,如今的老年人不但能烹出美味的鱼,而且“乐吃不疲”?因为他们从小随父母吃鱼,长大跟父母学习烧鱼的秘籍,做到传承有序,年年有余(鱼)。如果今天的年轻父母因怕孩子被鱼骨卡住,从此拒绝让孩子碰多刺鱼,孩子们不仅少了很多吃鱼的乐趣,美味的传承似乎也会遭遇断崖。育儿之事,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束手无策,应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餐桌的“鱼儿”是接地气的入口处之一,不过年轻的父母应先过“鱼儿”关。

眼镜,脖子上一条丝巾,黑底色上有古铜色细长兰花叶点缀,看上去高贵优雅。喝完茶走出店时,我看清了她的全身装扮,丝巾下是黑色圆领T恤,牛仔裤,脚穿深蓝色磨砂休闲船鞋。普通中见品位,低调中显奢华,不得不服她的审美。

反观自己,这些年在买买买的路上,费时费力,却给人留下普通或者“艰苦朴素”的印象,不由得伤感起来。最近巧遇一摄影专业人士,他分享流行趋势,正朝着极简留白之美的方向。从他的展示中,得知极简留白,是把主题人或物,拍得又小又简单又有故事感,大面积留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我如醍醐灌顶,构想起我的极简计划:从清理衣柜做起,断舍离那些无用的、过期的、繁杂的服饰,把空间留白,存放少量色彩简洁、款式简洁、穿搭简洁的衣服,出门时可顺手拈来,然后用心构建和体验极简留白之美。



菖蒲花 (彩色钢笔画) 陆锡民

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老渔民们不再把舵等,所以出海捕鱼的船已有所减少。大部分劳动力或由政府安排就业,或自谋职业,当下的海湾村还存在,只海湾村居民的生活过得红红火火。

间嬉戏奔跑。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堂姐把我叫到屋前的空地上,指着西侧的天空让我看。我顺着方向看去,天上的那团云令我震撼。那是一大团乌云,体积非常之大,像一座巨峰,又像是一尊大佛占据了一侧天空。我和堂姐被震撼之余,开始讨论这座云山究竟为何物。我说,这一定是一艘仙船,船身这么大,船上一定坐了许多神仙。堂姐说,我觉得是《西游记》那只驮着唐僧师徒过河的老龟,你看,它背上的就是孙悟空。之后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又讨论了许多可能性,比如外星飞船等,直到奶奶再三催促我们吃晚饭才作罢。晚饭后,我与堂姐又回到空地上看云,但它正在消散殆尽。待太阳收回最后一缕阳光后,天空中再也找不到它的痕迹了。后来,西侧空地上盖了小楼房,光影无法再穿透过来与我们玩耍,我也和父母搬去了城里。感觉只是须臾之间,我的童年伴随着那座云山一同逝去了。我至今再也没有见过那天同样的云,但那些真实而确切的感受将刻录在我生命永恒的瞬间。

